

石匱書後集

石遺書卷第六

戚畹世家

張國紀河南祥符人天啟后父也天啟元年選中貴人以國紀為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尋封太康伯魏璫用事欲動搖中宮授意許顯純以犯人徐自強口詞株連國紀 上曰皇親張國紀濫用匪人本當送國子監演禮三年姑着自行改省六年十月劉志選劾國紀 上曰張國

紀惡跡多端朕前姑令自新如何全不省改還  
着洗心滌慮日就令圖慰朕敦睦戚臣至意勿  
得執迷不悛自取罪責剪幅日甚以魏瑞敗獲  
免  
毅宗踐祚復加恩禮甲申三月 上特遣

司禮徐高加國紀太康侯宣詔求助國紀辭以  
貧薄不能輸助閩賊破城國紀被縛父子俱受  
極刑免其家產不盡

周全順天籍南直人 信王登極封嘉定伯子

孫十餘人俱襲錦衣一門燭灼崇禎甲申三月  
上特遣司禮徐嵩加全嘉定候隨宣旨求蠲金  
助餉徐嵩泣諭再三見其堅辭艴然而去云老  
皇親如此鄙吝朝廷萬難措手大事必不可為  
矣即廣積多資後來何益全乃自具一疏勉蠲  
萬二千金閩賊破城入思宋危社稷全尚守  
府第宴然不動有兵數人到府全厚犒之即去  
已而有賊百餘人踞其室全夫人卜氏自縊諸

子皆縛去辱全特甚家業一空後有權將軍者至諸賊避去權將軍見全頗憐之乃以小星數間撲與全住子鑑夾死鉉一夾未死侄銘削髮遁被獲亦受夾甥嗣于全名鐸一夾獻銀六百兩俱不死幼子鏗鍾孫澄清俱存

田弘遇廣陵人 肅宗田貴妃兄也封都督妃有寵弘遇竊弄威權京城側目南海進香攜帶千人東南騷動聞有殊色不論娼妓必百計致

之遣禮下聘必以蟒玉珠冠餕以姐侍入門三四日即貶入媵婢鞭笞交下進香復命歌兒舞女數百餘人禮幣方物載滿數百餘艘路中凡遇貨船客載齒掠一空地方有司不敢詰問崇禎十五年田妃死寵遇稍衰又以弱妹送入宮闈以備行幸甲申國變不知所終

召遺書曰國朝遇外戚恩禮有數雖極寵眷而終不使任事莊氏故多所保全高后創大業

以兵亂外家無封者永樂后本中山王女以元  
勳世其家而彭城惠安又各以軍功封爵餘官  
止都督継世而已不亦隆殺有體哉迨後二張  
驕橫自耽三木而末葉李武清周嘉之田都督  
之富貴蒙華為歡無幾旋至滅亡然而戚畹椒  
房不當知所自慶矣

石匱書卷第七

朱燮元列傳

朱燮元浙江山陰人萬曆壬辰進士授大理寺評事正載遷寺正出為蘇州知府蘊財賦甲天下凡屬邑賦應輸府歲者邑先為贏羨資吏乾沒變元立條程使邑自封識不閑決吏手即屬邑亦無名徵民羨餘矣是時稅使橫征課及蔬蠶葛成等萬餘人擒委官當市糜煮之人敗一

碗擁至中貴署將縛出屠戮之諸大吏驚惶不知所出時變元已陞川南道蘇人咸曰非朱太守不能戡此亂諸大吏飛檄委之變元出署中臧獲暨牙役數百人集入人叢中授以意太守單騎至好言慰諭諸臧獲及牙役齊聲言太守言是吾輩當跪聽之數百人先屈膝衆皆舉頭捨地矣不數言而立解散去四載遷廣東提學副使鐵面百執事中津要不敢為士子延譽御

史某以巡按至自貴倨於公所錄外彊以二十  
人檄藩司令興省試燮元大怒曰我奉命專治  
士若何為者敢撓我法謂我難一官耶盡除其  
名復榜為首者數人以市御史恨利骨枝害無  
所得人多直公而薄御史者御史以事罷去而  
燮元在粵滿六載念其父母年高棄官歸里家  
食者十年力行孝養時官至三品而封公有所  
指使雖至鄙襲不敢少避客至與封公劇飲常

身自行酒封公命携奉肉以餉其長年必親至  
田疇雖盛暑不敢張蓋遂遭母喪服闋起觀察  
龍右行部遇首山見一老者心異之載輿俱歸  
夔元遂師焉數月盡得其風角占候遁甲諸書  
并占兵法臨別拊其背曰幸自愛異日西南有  
事公貴極人臣矣又二年遷四川右布政時朝  
廷以三殿工採木於蜀命右使董之蓋蜀山險  
邃大木所都平時斬伐置大壑中候暴漲得出

必五六載方達涪州然非夤緣又不得中選多  
繫無辜掠立迫忍變元知其事趨駕至涪第其  
上下而簡料之凡五日覈一千七百餘章彙得  
盡釋乃以不及選者給商榷值以佐水衡民無  
擾焉蜀田沿永樂故毋多為豪強所隱變元遍  
料蜀田正其經界每畝均徵三厘歲省賦七萬  
五千其奇明年轉左變元既感首山老人之言  
夜覩參井之墟有大兵氣急議數軍寔募材勇

人多笑其迂及秋而蘭酋反蘭酋者奢氏其種  
狹獮也洪武中歸附命為宣撫司世守其土數  
傳至奢從周無子奢崇明以號族得立崇明性  
陰鷙佯為恭順凡有徵調罔不應命人漸狎之  
子奢寅有逆志負寵憊招納亡命聞匈奴大舉  
入寇遂上疏請提兵三萬赴援遣其將樊龍督  
兵至渝城倍增其額巡撫徐可求點兵發餉上  
弗聽鼓噪掠殺巡撫以下屬官無一免者遂隔

重慶報至成都舉國惶駭燐元以輯瑞就道蜀  
王自出國門同百姓遮留之燐元慷慨以討賊  
自任衆大喜於是遣使發石柱羅網龍安松潘  
威茂建昌諸土漢兵疾入守復會計糧餉鎗器  
甲灰砲木石諸具又來薪積水置城上事甫集  
賊果長驅瀘叙諸郡邑瓦解柙木龍泉諸隘口  
俱失燐元乃急欽四門屯兵登陴而守賊薄城  
下牛馬旌旗蔽山野燐元令士司坤汝常乘賊

指揮常恭等火砲助之賊稍卻是日斬賊光鋒  
一人陣斬亡算次日賊數千人障草裹竹牌進  
矢石不得近變元命架七星砲大箭大磚衝擊  
之殺數百人賊復卻至暮鉤梯數千攀城欲上  
城危急變元徧誠士卒但放砲礮石亡譁遲明  
賊屍陵城下是時冬濠水涸賊帥降民持蓑兜  
束楚載濠土壘如山上架蓬葦形類行屋以避  
銳石賊伏弩仰射城中垂簾自蔽矢石到簾即

墮燐元私念竹木青潤兜雖載土遇火立焦灼  
乃夜縋士持芻塗膏殺守者縱火大舉山墮  
賊氣大阻燐元又遣人決都江堰水至濠溝滿  
賊乃治橋得少息因戰獲城中奸細與賊通者  
二百人懸其首於陴上示之賊益駭愕乃於城  
四面立望樓高與城等樓近則勢在城衆益急  
燐元曰賊設瞭望必四出齒掠其中虛也遂命  
死士五百人突出奔賊營賊果無備斬其三將

燒望樓而匝賊圍城八十餘日終不能下比歲  
且盡矣城中人伏臘不祭王正不賀賊城外日  
發諸人塚墓城上望見皆泣喪元按鋗誓衆曰  
吾與諸君業死守至令日前勞何惜領益固志  
亡懈會有俘民自賊中來者亦言賊旦夕欲東  
湏早船一次勝負耳城中間言不知早船為何  
物正月上元忽林中大噪而至視之有物如舟  
高城丈許長五百尺樓數重簾幕左右板屋如

平地一人披髮仗劍上載兩旗曰開基定鼎曰  
安順勦逆中數百人各挾機擎毒矢牛數百頭  
運石數行旁設兩雲梯翼如隻翹俯視城中城  
中老幼婦女皆哭喪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  
礮石不可礮石者巨木為杆柱置軸柱間挽索  
運杆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賊衆遂不得近然  
仰高臨下甚困樊元復引敢死士以大砲擊牛  
中其當輶者牛驚返走乘勢縱兵擊之大勝當

是時諸道援兵相繼至或轉戰得至城下或敗  
潰以去然賊兵亦日益增四面立屯無退意城  
中漸蹙裨將劉養焜來告曰寇深矣難以力爭  
有諸生范祖文鄒蔚然者被賊營遣孔之譚  
來約賊將羅乾象欲自投効用可急使也燮元  
遣之譚復往夜半乾象縋而入燮元卧戌樓呼  
與飯乾象裹甲佩刀氣矯舉不下及見燮元長  
九尺腰十圍飲可數斗饌薰數十人與乾象飲啖自若

惟與談浙中西湖山水景物不及兵事既醉就  
榻呼乾象同卧乾象趺坐榻側變元軒豹達旦  
未嘗反側昧爽醒解乾象長跪榻前曰公天人  
也乾象死心服矣願為公效死但縱乾象歸內  
應公擒賊必矣愛元以手摩訐昂首應曰僉要  
去一縛而出後賊營舉動纖悉無不透知者蓋  
得乾象為之間謀也踰數日又使牙將周斯盛  
詐降賊許以內應賊以名馬美人餽之乃令斯

盛潛出盟而質其來設伏俟之崇明果自至  
懸一人上松潘守兵不知大噪崇明驚走伏起  
獲其從者數人崇明僅以身免乃謀遠遁夔元  
偵知造水牌數百面授錦江順流下令有司沉  
舟斬筏斷橋梁嚴兵以待賊夜半果逸乾象等  
內變賊營四面火起崇明父子驚竄乾象等皆  
來歸餘賊奔潰成都圍凡一百有二日而解却報  
通擢都御史撫蜀得專征伐賊遁緣江郡縣得

水牌者皆預設備四出截殺賊犯者以萬計被  
縛遞俘者不絕於道賊渡瀘我兵以乏餉不及  
追而時水西宣慰安位安邦彥亦起兵犯黔奢  
首帰興之締盟交特為逆又漸招合諸裔保勢  
復逞變元以三月大出師復江安五月復建武  
長寧重慶殺樊龍六月復瀘州七月遵義復陷  
夔元督諸將更分兵進討賊不殊死戰不能勝  
至明年三月晋夔元兵部左侍郎總督三省夔

元曰我之久不得志於賊者賊以合我以分也  
於是列營納谿陽為進取而陰令大兵會長寧  
四月我兵壁青山崕東霧奪險而入興石柱兵  
會永寧五月破蘭州燒其九鳳樓掃其巢二賊  
復狼狽走我兵以其間盡平諸裔落降者撫定  
之時出兵窮追而賊轉展入深箐不可即得然  
永蘭已定開疆千有餘里諸將吏請郡縣之以  
為封賞地變元曰不然永蘭深山密箐狐羆自

嘆不可幅也若以外四里沃壤歸永寧衛隸叙  
州內四里深險境瘠分給降將使各守其土為  
計甚便若為要功地多置州縣以固朝廷則吾  
豈敢是時黔撫王三善方覆師於大方奢寅乘  
勢復擾蘭州變元乃重賄降裔阿友阿引等授  
以方畧佯使得罪叛去懸賞購之急搜寘之齒  
莽不疑悉置部下因以間約死士斬其腹心將  
賊見羽翼雕落疑有桑雍遂拷掠阿友身偹五

毒以利刃穿其右足一晝夜阿友至死不承乃  
釋之寅益不自得長夜痛飲阿引等乘其醉刺  
殺之以首來獻時天啟七年二月也先是朝廷  
以黔事急加兵部尚書賜尚方劍填貴州至是  
寅誅移鎮渝川遂以父喪歸明年戊辰毅宗  
踐祚錄平蘭功蔭一千世錦衣指揮使九月詔  
起變元仍總督貴湖雲川廣五省軍務巡撫貴  
州十二月抵黔經畧黔事於次年六月檄滇兵

下烏撒蜀兵出永寧扼各裔要害而親移師駐  
六廣逼大方八月奢崇明號大梁王安邦彥號元  
四裔大長老歹費小阿烏謎阿祚怯等各號元  
帥大舉趨永寧先犯赤水謀知之授意守將許  
成名佯敗奔永謗賊深入掩其抵永令林延昇  
從三岔入王國禎從六廣入劉養龍從遵義入  
邦彥等分頭四應力既不支羅乾象以奇兵繞  
出其背賊大潰奢崇明安邦彥歹費等遂受創

漢兵斬其首以獻當是時各裔無不驚伏而安  
位之勢日孤地日蹙突厥不欲窮兵乃移檄安  
氏赦前罪許其內附位暨乎不能自決其羣目  
復集潰兵迫脅諸小種號二十萬以抗王師乃  
大會諸將徧誠之曰水西地深昧多山險業  
董蠻烟棘雨莫辨昏旦林多蝮蛇猛獸深入難  
出以此多敗必扼住要害四面迭攻漸次蕩除  
使賊乏糧賊心日斃諸將受命於是焚蒙翳剝岩

穴藏溪流發勁卒馳騁百餘里或斬樵牧或焚  
積聚暮還歸也使不可測凡一百餘日所得首級  
萬餘級止日數萬每得嚮導輒叢窖粟就食而  
賊飢甚斗米六千錢劉養龍遣其客入大方燒  
其宮室懸榜而出安位大怒乞降弗許要以四  
事一貶爵二削水外六目之地歸朝廷三獻故  
殺王巡撫者充首四開通畢節等驛路而位皆  
唯々遂率裔目納款會黔人歲食楚餉百萬不

樂罷兵殺其使奪其所獻焉變元立斬數人乃  
定而河西亦獻兵再遣使乞降變元為奏請詔  
許之乃條陳便宜凡事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  
其俗裔漢相安便一地益墾闢聚落日繁經略  
既正商不得以民不畔地漸侵蝕便二黔地儉  
瘠仰食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便三國  
用方遺出太府金幣以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  
爵轉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便四既許世其土

各自立家計經久遠永為折衝便五大小相維  
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使便六春夏  
治農秋冬治兵耀撫河上揚威武使賊日偪我  
便七從兵民之便頒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  
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抵餉民耕輸糧以  
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  
其業便九上從其奏七年論戰功彥功加少師  
蔭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八年一品再考滿加

左柱國九年出師誅擺金兩江巴香狼霸火烘  
五洞叛苗悉平之水西益孤又通上下六衛并  
清平偏鎮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  
置游徼商賈露處道不拾遺滇中沐氏土舍普  
名聲亂朝廷命討之名聲伏誅十年安位死無  
嗣族屬爭立朝議又欲用兵郡縣其地變元上  
書力爭之遂傳檄裔自布上威德諭以出降諸  
裔感變元誠信爭納土獻重逼變元分裂疆土

衆建諸裔使其勢小力分則易制各欲保土地  
傳子孫則不敢為逆上奏曰臣按西南之境皆  
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蘭安氏反水西而滇  
之定番彈凡小州為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  
年未聞有反者非他首好逆而定番忠順也蓋  
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  
分山西之壤授諸酋長又有功漢人咸俾世守  
凡裔俗虐政苛歛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為

長久計制曰可西南遂底定為十一年燮元薨  
於黔年七十有二凡黔蜀之民訖於裔裔咸為  
罷而行服立祠詒聞天子震悼賜祭凡壇道  
官視葵燮元性極儉樸衣必布素重幹不易生  
平無姬媵聲伎并無記室校書章奏書檄皆手  
自書之署中惟一二老僕几上惟破書數秩及  
筆研隃麋而已開門日進薪水之外未嘗携一  
纏一緡入署在黔蜀二十年公費贋餽數十萬

蓋籍之於朝並不染指內江有牟康氏者隱士也兵未起時嘗語人曰蜀且有變平之者朱公也及亂屢召之不至凡有軍事密以咨之無不奇中變元在黔猶時々致書焉之畫策黔事平忽不知其所往後人有見之秦蜀間者此亦首山老人之流豈所謂幽贊者邪

石遺書曰藺首竊叢使其得破成都據蜀為窟穴順流而下豈止黔楚中禍哉朱少師既以輯

瑞就道有叱馭去爾乃捨車受事死守睢陽不  
獨完城復得殲渠是猶刺帽以身為肉入虎口  
而反食之者也功之在蜀伏波武侯以後得公  
而三之美乃天啟之季政在婦寺少師寧失候  
封而决不歸功惟惺其孤忠大節不更壓倒時  
輩也哉

石匱書卷第八

孫承宗賀逢聖呂維祺姜曰廣列傳

孫承宗北直高陽人萬曆甲辰進士廷試第二  
人承宗鐵面劍眉鬚髯戟張聲如鼓鐘殷動牆  
壁方嚴果毅嶷如斷山開誠坦中談笑風發望  
而知其為偉人傑士年三十餘為舉子伏劍游  
塞下歷亭障窮阨塞訪問老將退卒通知邊事  
要害凡史官在禁近者皆媛媛姝姝俯躬低轂

涵養相度謂之女兒官承宗獨不然請筵獻替務為激切惶直以聳動人主請罷有軍國大事大端傳語間難閣臣相顧失色承宗拂衣奮袖矯尾厲角指畫其是非可否中人各有所挾持無以奪也天啟二年入閣辦事時廣寧失陷

熹宗手握首輔衣袂而泣於是遣大司馬王在晉行邊在晉議於八里鋪築墻百里以限華夷而寧前道高出疏請移山海關於永平棄山海以

外悉以予敵。廷臣恐憚，無策御史方震孺獨疏請閣臣攝樞部事，特簡承宗攝之。承宗曰：「守寧遠者所以守關門也；退處於關則永平震憾永平震憾，則京師動搖八里。鋪去關門未及一舍，是以山海為孤注也。」萬士不可廷論，壯之承宗請行邊。天子御門餞送，詔書鄭重以漢諸葛亮、唐裴度為比。出鎮之初，關門三十里外，坼堠不設，經營四年，闢地四百里，徙幕踰七百里，樓

船鐵騎東巡至醫無閭將興師大舉禍牙有日  
矣逆奄魏忠賢竊柄忌承宗擁重兵於外以共  
兵將每事掣肘自辛酉至甲子諸將較哨邊所  
斬零級至一千八百五十有奇承宗進諸將厲  
之曰凡我所吸復計是鵬勦幾何第籍之彙報  
而不叙政事邊吏零支級滿二百五十者准一  
大捷則恩蔭被矣承宗之不伐若此三年間塞  
外謀報老憇斃者凡三諸將較又促承宗代叙

承宗曰不見狄青不報儂智高乎及承宗被讒去未及一年魏璫始以老憇斃封伯爵則承宗之老成持重有大臣風度不可及也承宗受三方布置之命甲子冬單騎至通州具疏請面對軍中密事時魏廣微翻局甚急聞之大駭勦危言動璫孫閣部提三萬人馬欲掃除君側其意常在上公逆璫膽落半夜開宮門召趙大司馬以校尉八人脅職方郎云過已時不還閑則

督師兵曾俱斬廣微又大言曰若世宗有此悍  
臣砍首何待吾衙門中興少司馬互作奸耳承  
宗歎曰老臣思面對剖別貞辭或不至流毒海  
內視師一出君門遠於萬里柰何崔呈秀劾之  
李蕃又劾之比承宗於李懷光王敦稱兵向闕  
叛逆顯然 燾宗在宮中獨注念孫先生不置  
口故雖陷以糜餉欲毀其家而 燾宗眷顧不  
棄僅勒休致承宗歸里閭諸賢之駢載作三十

丘忠傳以寄感慨崇禎己巳冬十月東兵薄薊  
門畿輔戒嚴仍命承宗領兵馬帥十八路援兵  
進逼通州承宗聞命即行抵危闕收悍將復連  
永四城調度諸將追逐迅掃盧帳遠遁閻門雄  
壯屹然萬里長城乃妬功疾能之輩百計阻撓  
遂復撤回卒使東兵大入遍掠畿南戊寅冬高  
陽失守入城南老營中用葦席藉地望闕叩頭  
叱持繩者趣縊我乃絕子孫十九人皆力戰從

死事聞先帝震悼薛國觀猶斬其卹典弗肯予  
久之用弘光詔書追贈太傅定謚曰文正先後  
出鎮事跡詳在定興鹿善繼兩督師記畧承宗  
王長北方游學都下鍾崆峒戴斗之氣負燕趙  
悲歌之節作為文章伸紙屬筆蛟龍屈蟠江河  
競注奏疏書檄搖筆數千言瀨湛演延幕下書  
記多鴻生魁士莫得而窺其涯涘也文集百卷  
兵火之後苔上茅元儀往吊得之頽垣敗屋中

南司馬范景文刻之金陵割劙甫竟以乙酉之  
兵燬焉承宗贊畫鹿善繼保定興人萬曆癸  
丑進士授戶部主事善繼以便宜扣留金花以  
充遼餉神宗怒勒令補還善繼力持不可得旨  
降調泰昌初復其官改兵部職方司主事天啟  
二年孫閣部督師閏外善繼請從閣部當閏四  
年常倚之為左右手歷武選郎中告歸崇禎間  
起尚寶司卿陞太常寺少卿尋復告歸丙子卒

北兵攻定興善繼郊居以其邑在涿州保定之間背障神京慮孤城不支則敵勢益張遂入城督兵助守已而城陷善繼死之蓋先於閣部二年革聞贈大理寺卿卽典特優甲申追謚忠節賀逢聖號對揚湖廣江夏人萬曆癸卯舉人屢上春官不第遷應城儒學教諭丙辰成進士廷試第二人授編脩陞國子監司業洗馬天啟甲子逆奄魏忠賢用事湖廣建生祠屬賀逢聖作上

梁文則正色拒曰方為天子講官不敢交結近侍忠賢啣之丁卯削籍歸里家居屏迹不見當道不以私干人亦不敢干以私與鄉人處好以德化人間嘗遇盜以好語勸諭其人卒改節有王彥方之風逢聖素與熊廷弼不協及東事敗朝議尤歸罪經畧同鄉薦紳為訟冤逢聖援筆起草不以夙嫌廢公議崇禎初年補南京國子監祭酒陞少詹甲戌以侍讀學士教習庶吉

士逢聖為人剛方清正言動皆可師法是科狀元劉理順同在館教習與逢聖意氣相投同輩稱為一聖一賢尋陞禮部侍郎晉尚書丙子薦東閣大學士戊寅致政歸明年天子遣官存問庚辰再召入興首輔不令壬午請告歸癸未聞獻二賊交窺江漢武昌議募兵守城而庫藏空詘楚王有積金百萬三司長請金數十萬以餉軍士不應逢聖倡議捐資募兵僉謂宜募士著

適承天德安潰兵俱下楚王盡募之為軍鋒以  
長史徐學顏領之號楚府兵張獻忠緣江而上  
悉師破漢陽臨江欲渡總兵武大震議撤江上  
兵嬰城守叅將崔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  
不如守漢磨盤煤炭諸洲深不及馬腹縱之飛  
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議者不從賊果從煤炭  
洲而渡直逼城下文榮禦之少有斬獲賊攻武  
勝以文榮率諸軍拒之多殺傷越數日楚府新

募兵為賊內應開門逆賊文榮躍馬持矛大呼  
殺賊三人賊攢矛刺之洞脰允達聖興文榮同  
守武勝門城陷達聖馳歸衣冠北向再拜以巨  
舟載其家屬<sub>出</sub>墩子湖至中流鑿舟全家溺死者  
十二人達聖屍沉一百七十日不壞十一月壬子  
始浮出水面鄉人禮葬之事聞上震悼下禮部  
議卽以國變不果弘光贈官保謚文忠

呂維祺江南新安人萬曆癸丑進士官南京兵

部尚書居官必盡其職而尤好講學所在以教人為務上疏言三不負謂上不負天子中不負知己下不負所學也崇禎辛巳流寇攻雄陽分守北城出家財餉軍勢危甚諭子弟門人以興城存亡義衆勸沮之曰我國大臣受恩深厚詎可不死且生平所學謂何吾志已決無多言亡何衆潰城破左右勸更衣縛城避民舍勿聽唯呼天大慟誓死不移賊至挾之去過福王呼曰

綱常名義顯大王無為賊屬也及賊營屬敵曰  
我官為大司馬恨家居不能以兵殺賊至此惟  
一死耳我死不愧天地不辱君父復何憾哉賊  
脅之跪不屈北向拜曰聖恩未報臣力已竭矣  
復西向拜已延頸就刃賊皆噴之稱為忠臣

姜曰廣寧居之號燕及南昌新建人萬曆己未  
進士改庶吉士鄒忠介以薦李三才為廷論所  
指曰廣出揭直之甲子授編修奉使朝鮮不携

中國一物往不取朝鮮一錢歸奉旨閱視島帥  
毛文龍還乙丑分考禮闈權奄魏忠賢用事令  
其甥傅應星納交于曰廣峻拒之復令其孫魏  
撫民晉謁亦不見坐門戶落職爲民丁卯冬起  
原官次年陞中允己巳東兵大入上特簡馬世  
龍爲武經畧世龍擁兵不戰曰廣力言于朝罷  
之庚午補講官於書義中諫上勿任性勿用左  
右小人其秋主應天鄉試得士最盛歷南祭酒

少詹事掌翰林院印教習館員南京吏部右侍郎改北丁丑以事降職士平補南尚寶卿陞詹事先是曰廣在講筵見時事日非進諫甚功

上嘗謂閣臣曰姜曰廣言詞激効大見不平朕知其人每優容之甲申三月光帝升遐曰廣與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立君未定諸帥受太監盧九德指奉福世子至江上於是南京文武大臣並集內官完韓贊周出薄令各署名曰廣言

不可如此草：貽羞史冊。湏來日為文祭告奉  
先殿，乃舉行。明日至奉先殿，諸勲臣語侵史可  
法曰：廣厲聲呵之，於是內外皆側目之矣。弘光  
立以曰：廣為禮部尚書。薦東閣大學士。曰：廣辭  
改禮部左侍郎。入直。劉孔昭廷評吏部尚書。張  
慎言上疏求罷。不許。馬士英薦阮大鋮得召見。  
曰：廣爭之不得。再求罷。不許。乃上疏言前見文  
武交競既慙無術調和近覩逆案重翻又愧不

能寢弭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皇  
上數日前之明詔竟同反汗梓宮未冷增龍馭  
之淒涼制墨未乾駛四方之觀聽恐天下忠臣  
義士聞之必將杜口默足且群起責臣謂遭際  
聖明備貞政地不能持危扶顛臣將何辭然後  
始求罷斥則亦晚矣臣為此言諸臣必謂臣焰  
應門戶摧折人才臣有此心天地鬼神殛之臣  
所惜者朝廷之典章所畏者十殊之清議而已

伏望皇上慎重名器謹守紀綱并斥臣歸田臣  
臣得以顏面上先臣冢墓臣死不朽又言祖宗  
會推之典行之萬世者也昨者翻案之舉出自  
內傳夫斜封墨勑種々覆轍史冊昭然臣觀先  
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案為第一先帝之  
害政亦間有而以頻出中旨為亂階用言官亦內  
傳矣用部臣勲臣內傳矣用大將用言官亦內  
傳矣論其尤者所得閭臣則淫貪巧滑姦險刻

毒之某々也所得部臣則陰邪貪狡之某々也  
所得勦臣則禪狂之某々也所得大將則紈袴  
支離之某々也所得言官則貪刻無賴之某々  
也凡此皆力排衆議簡自中旨者也乃其效亦  
可睹矣且皇上亦知內傳之故乎總因鄙夫弊  
中仕進一見擯於公論遂乞哀於內廷宮禁之  
中豈詳外事但見甘言悲詞之請不能無動于  
心而外廷主持清議之人亦有貪婪敗類之事

授之曰實反胥相譏而內廷遂以為攻之者盡  
皆如此也則遂許之矣間以其事情密聞於上  
及得上之意旨又轉而授之於是創一新方但  
求面試至於平臺一對演習舊聞言：中竅膏  
魯放溜語：投機立談取官下殿得旨尤可恨  
者在陰持會推之柄陽避中旨之名國維掃地  
決庶恥之大防利口覆邦長便佞之憑習而天  
下事從此不可為矣臣昔痛心此事亦於諱義

敷陳未及暢言猶存隱恨先帝一悞皇上豈堪  
再悞哉臣願皇上深宮之暇取大學衍義資治  
通鑑於君子小人之際反覆觀之必能發聖性  
之天明破邪謀於先覺國恥可得而雪中興可  
得而期也三疏求罷上溫旨慰留而四鎮令疏  
詆之宗室鎮國中尉朱統鑣奏曰廣寧策時有  
異心求去益力以皇太后至京加太子太保尋  
致仕明年南京陷潛里中二年會大帥舉事曰

廣贊成之甚力洪都之圍曰廣先自投繩死之  
石遺曰忠宗末李大老滿天下而致仕在籍能  
捐軀報國殉流賊之難者四君子之外少有焉  
則是位高齒茂至首揆八座而不肯死則天下  
無可死之人矣余見吾鄉兩大老膜拜貝勒伏  
地不起恭敬萬狀自謂可保百年矣乃不出兩  
月而餘齡頃盡偷生片瞬做些醜態死若有关  
其懊恨亦何極哉

名匱書卷第九

文震孟妣希益列傳

文震孟直隸長洲人字文起號湛持宋文丞相裔也曾祖徵明祖彭震孟生而嶷岐面長盈尺劍眉挿鬚二十一舉於鄉初名從鴻有兄從龍者好任俠以盜敗震孟為之百計援救幾累草籍更今名為賢書三十年蕭然四壁閉戶讀書少工臨池求書者接踵至天啟壬戌始舉禮部為

廷對第一人授脩撰本年十月見婦寺用事主  
柄下移遂伏闈上疏曰為國步綦艱聖朝宜啟  
敬陳勤政講學之實以裨治本杜亂原事職聞  
方語有謂厝火積薪以為安者可為痛哭乃今  
日之勢豈惟厝火幾於燎原矣邊塞兇氛正熾  
朝廷隱禍方深徐淮一震則江北江南將為蹂  
躪之地黔滇不守則東楚西楚且虞恆擾之憂  
蹙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關此誠

大小臣工嘗瞻卧薪之日而因循格套粉飾虛文即皇上具為堯為舜之資亦毫無啓心沃心之助將使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銷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誤國以至於此今日非皇上獨奮精明大破常格以鼓舞豪傑之心發舒忠義之氣天下事固未知所終也蓋常人之情激於震發則富貴之士皆可引於功名安於頹靡即道德之士未免

流於朽腐 皇上昧爽視朝寒暑靡輟於政非  
不勤矣而勤政之寔未見也鴻臚引奏跪拜起  
立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則 皇上之聰  
明何繇開暢職意 祖宗之制唱六科則六科  
必當以次白事唱西臺則西臺必當以次白事  
奉旨某部知道則某部之正卿亞卿又必當以  
次白事職紏彈者紏彈職條奏者條奏剖折机  
宜獻替可否 皇上憑而聽焉興輔弼大臣而

商而裁決焉雷厲風行斷不踰頃不惟聖智日以明習練達即在廷諸臣亦且可以徵其氣節可以試其倉卒當事者日精思於職守之內而無有軼志寧外者亦興起於景色之新而各有奮心若僅一揭帖之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周旋進反祇卑朝儀安取此駕行豸繡橫玉腰金者為也經筵日講賜御百期於學非不講矣而講學之寔未見也史臣進講誦敘文辭第如蒙

師之誦說無少開悟則 皇上之睿智何自周  
通職聞 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軍  
國重事閭閻隱微無不諮詢無不洞達故雖深  
居九重而情形畢照若僅尊嚴告神上下拱手  
精神不振提醒不靈恭默之容或久而生倦疲  
倚之衆亦怠而欲休也 皇上之神情既與群  
臣不相浹洽則退入內廷而耳目所觸恭德性  
所薰蒸自不越於中消常侍之口頰夫大若臨

照之體段帝王宏遠之規模又豈若輩之所能  
解乎於是無名溢予而藩封之踰額屢煩中旨  
之傳置且以一藩越禮吁唏盈庭以致諸藩之  
停封恩膏久壅國典家範盡蔑之為弁髦安何  
禮也有罪不誅而失機之成案更來衆喙之紛  
紜恣羅織者既引繩而杖根護善類者復因枝  
而惜葉國憲刑章悉付之於葛藤此何法也危  
如山海而閭臣一出其偷安於無事全虛廟算

何以張撻伐之威慘如黔圖而撫臣坐視竟嚴  
謹之莫施每事優柔何以或臂指之勢乃近日  
中朝舉動則更有可異者空人國以庇私黨幾  
以濁流之投害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偽學之禁  
唐宋末季可為永鑒去者為榮則仕者不貴藏  
史官也本無言責但念世受國恩更蒙寵拔目  
擊時事阽危人心竊憚每當食長嘆中宵涕零  
政不避謹訶臚陳時弊倘蒙睿覽稍見施行職

雖坐妄言生事之罪所甘心矣十八日疏入遣  
有皇女之慶未入御覽而羣小側目切齒二十  
五日宮中喜宴為偶人之戲宴畢魏忠賢進曰  
前新狀元文書中所稱傀儡即此偶人也以比  
萬歲殆不可赦 上曰何故比我忠賢對曰渠  
見萬歲身材短小奴輩朝夕扶持上金臺遂以  
相比不殺之無以示天下二十八日講筵畢忠  
賢傳 上語新進士文震孟出位妄言藐視朕

躬與杖八十輔臣韓爌應曰 皇上首取文震  
孟冠多士海內方慶得人豈宜遽加摧折忠貞  
云既是 皇上首取士便當盡忠何得放肆如  
此曠云新進書生不諳事體直以此為盡忠耳  
忠貞云比至尊於傀儡可謂忠乎爌云疏中語  
意自明何敢指擬 皇上忠貞聲色愈厲曠云  
此大事諸講官俱來一言講官鄭以備進云文  
震孟家世忠孝即宋文丞相之裔寧敢指擬

皇上忠賢曰誰為文丞相非今三忠祠神耶衆  
曰然諱官盛以弘懷慨云邇來新政惟首取得  
士差快人意今必欲處之即朝廷亦非吉祥善  
事我輩尚當面奏力請忠賢云若更面奏便着  
錦衣衛拿了比 上復出衆遂不敢言而退疏  
到閣止票擬罰俸一年中旨改批切責遂罷職  
回籍忠賢蓄恨必欲殺之丙寅三月逮周順昌  
有擊殺緹騎事詰問更端寃主使閣票所擬臣

魁蓋明指震孟也徽幸獲免至冬復有頤同寅  
事馬牛不爻獄煉成獄廁及震孟名已傳旨逮  
問又徽幸中止僅予削奪羣小猶指震孟名語  
忠賢曰此人非可留者忠賢乃大書其名揭於  
座屏丁卯六月忠賢欲興大獄藉海內名流五  
十餘人勒令自盡首震孟名事尚未發會有傳  
震孟已削髮披緇不知所往忠賢因使兩騎至  
蘇偵踪跡而朝事已變震孟始得安明年戊辰

崇禎改元以左諭德兼侍講充經筵講官震益  
在講筵反覆數陳皆闡切時事舊例以春祫多  
忌諱置不講 上特命進講震益以專家與其  
選每進講嘗當上意及官史局嘗較對 光宗  
寔錄疏言冊立挺擊紅丸三案皆祖邪說請改  
定有旨申飭前案震益為 上所眷注已久遂  
以少詹超拜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益特簡  
也宣麻之日朝野稱慶咸以司馬君實相期數

十年來閣臣多有內應外授震孟自以受知主上一切不顧而首輔溫體仁素不能容人時方撤鎮守中官罷內操外廷多歸功震孟于是有新參居功之譖聞於上前已而首輔票擬同官皆不以為然震孟語稍窺譏諷遂以深文中之興次輔何吾驺同日罷去震孟在政府僅兩月未竟其用天下惜之歸半年而卒拜道官為請卽請謚數年猶相格不下弘光朝始謚文肅震

孟姪子唐事姚希孟與震孟同學同官酷似其舅農孟嘗曰吾甥舅如檜柏旋葉無殊共飽霜雪耳

雪耳

姚希孟字孟長號現聞長洲人主未週歲贈公穎菴逝世母文太君方二十有二坐荼蓼中乳血襟哺時以征徭之累從父借齋鼓弛擔祖母施太孺人尚在抱希孟躋公堂對薄是日正希孟週歲踏堂上弄飴笑視太孺人太孺人啼哭

告文太君文太君乃益哭然心喜是兒有福是  
堂上人既三歲嬰疚幾廢矣諸大母環衛之忍  
聞庭中聲鉤然如大鳥翼擊而去質明遂瘞自  
是岌岌善占對外大父文衛輝公甚器之嘗曰  
外孫興吾兒異日當比珪卿序遂興舅父文震  
孟同學震孟萬曆甲午登賢書困於南宮十九  
載而壬子希孟舉於鄉又七載己未希孟成進  
士又三載壬戌而舅震孟始為廷對第一人興

希孟同官翰林是時給諫楊運御史左光斗與  
希孟同道相勗每言世界即有缺陷只此方寸  
却缺陷不得耳庚申後有停封紅丸移宮諸疑  
事楊左先後發疏皆從希孟質疑義希孟亦匡  
直不辭繇庶常授簡討為史官修兩朝寔錄是  
時名賢盡起田間葉文忠當國鄒忠介趙忠毅  
王莊毅馮恭定高忠憲皆在九列而震益以鼎  
甲碩望與希孟翱翔其間及同邑周忠介嘉善

魏忠節日夕講析善首之堂商榷古今娓々不倦达何震益以建言歸王莊毅馮恭定先後去國希益亦請假于告里居二年楊忠烈上疏討逆萬工部燄光而逆璫于滑希益興震益日夕惋嘆周中丞起元引實彪事勸希益北上希益曰吾不為范滂足矣至河而反是何人乎入問文太君太君欣然曰爾行觀爾志行沈篤既必不及奉太夫人抵畿而楊左僕褫忠毅忠憲同

日解職舉朝泛舟方頌玉璽河清致荷命之奉  
乙丑二月勉就房考所獲多天下名士先是黨  
既既發諸君子就檻中繫無一免者希孟出  
對友朋凝涕在睫入侍太君怡怡湯藥如平時  
太君亦微闢外間有異疾日就遠不起希孟絕  
水漿三日扶櫬出國門徒步哭趾血目腫舟行  
至淮上得削奪之命星馳歸即金涇阡之旁詠  
茆廬墓不入城市於是緹騎四出銀鑄相望希

孟念袁夏甫在土穴中穴垣視母醫我獨無亦  
大慟祈死丙寅三月緹騎至吳門逮周忠介齊  
民數萬為呼冤猝訴尉殺之當事者愠欲遷禍  
於震益父希益而朝議憚吳民恐東南遂巨測  
僅戮五人餘寘不問希益始放跡湖山高嘯縹  
渺幽探林屋自號閭生道人自謂得生之餘也  
丁卯昧 烹宗不豫逆璫謀徧藉海內清流五  
十餘人勒令自盡首震益次即希益革未發而

新主登極海內慶更生矣明年戊辰崇禎改元  
以太子贊善徵陟三階以右庶子充經筵日講  
希孟在講筵本正叔淳夫之意復誠悟主又善  
為言詞嫋威儀洽與併致每出班輒必為改容  
是時諸奸人又謀翻案急閣中諸老以次罪去  
羣小議先去希孟次及震孟庚午昧旦北闈而  
胄籍之黨發矣攘柄者猶謂胄籍不足以阱希  
孟遂移胄籍而誅文義下二武生獄久之獄上

希孟以官詹坐錫秩忌者猶慮希孟以文行被  
主知廻陰摘諱章語深中之遂廢置不復起用  
丙子五月示微疾端坐而逝震益實紀其事越  
十二日震益亦逝人益奇之弘光朝追謚文毅  
希孟局量恢廓才識通敏見萬曆以末數十年  
邪正消長之勢欲以寬大持之嘗以裴中立韓  
稚圭自許其於世務凡人才兵農河渠漕屯之  
事無不講究嘗語當道諸君子宜先實事後虛

聲故人皆以救時宰相目之而不究其用為世  
所惜

召遺書曰逆璫之欲甘心於兩太史也蓋無須  
刺忘郢後且將以盧杞大獄一網打盡而緹騎  
之先至吳門非嚮馬之鳴天乎乃萬姓怒呼幾  
沼吳地於是緹騎雖猛如麃虎不敢輕離巢穴  
矣故五人者於周吏部則為焦頭爛額於兩太  
史則為曲突徙薪也人畏虎不畏人乃壓草

斜出其亦柰之何哉